

奶奶还在的时候，过年是家里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日子，从杀年猪到准备各种零嘴，再到备年货、缝新衣、做新鞋，每一项都在奶奶的安排下早早准备妥当，自然包括大年三十早上起来要熬的“老鹰窝”，晚上要吃的年夜饭，以及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的“耍花灯”。

头年的10月份左右，奶奶就捉回小猪，家里的女人和孩子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割猪草和喂猪。我们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也是背起背篓出门，“讨”少了回家是会“吃竹笋炒肉”的。我估计是整个小伙伴中的特例了，大约是从小病弱，又是老小，总是被奶奶拘着不让出门。偶尔闹着去也是爬不了坡，上不了坎，不是采野花就是采野菜，要不就是掰“铁杆”玉米当甘蔗嚼，更美味的当然数那些满山的趴地瓜、野草莓、黄刺泡、绵狗苕之类，梳毛草的根也很有嚼头。

到了腊月，整个村子一片喜庆，穿得油膩膩的“刀儿匠”提着明晃晃的杀猪刀在各家穿进穿出，后边一群小孩吆五喝六的，主家也乐呵呵地不加阻拦。奶奶早早就打发了父亲去乡政府扯了杀猪的税票，看了杀猪的好日子，定了“刀儿匠”，准备了盐、簸箕、背篓之类的。

杀猪的头天下午，奶奶便指挥全家老老少少齐心协力起来，簸箕、背篓、烧水的大锅和炸肉的坛子洗了又洗，我经常在上面午睡的宽板凳也从“火炉房”里抬了出来，洗净了放在院坝里，那情景看着就让人兴奋。

杀猪的这天必定是要早起的。我央了奶奶第二天起床时一定要叫我，但我必定是看不到杀猪的场景的。等我起床时，母亲和奶奶已经在准备请“喝血汤”的饭菜，父亲和姐姐在剔骨头肉准备装香肠，哥哥照例规规矩矩地在父亲旁边读书。堂屋的簸箕、背篓里装满了分割成条块的肉，还冒着热气的肉码了盐等着第二天炸成坛子肉，腿精、坐墩、二刀是要留着过年走亲戚的，猪头和猪蹄挂在火炉上熏着留着正月待客，内物、猪血和被剔了肉的骨头就是腊月的主菜了。

说到过年，最兴奋的当数孩子，除了有新衣服穿，还有平时吃不到的零食。最让人回味的，还有奶奶亲手做的黏米花、酥杂粮、麻糖块等，还有用黄豆和南瓜做成的豆豉饼、五花肉和麦面炸的酥肉。奶奶最拿手的是用红苕米（苕米的果子）做米花。红苕米粒非常细小，收集很费神，还得自己在家用微火慢慢焙制，火候把握非常关键，稍不留神便糊成焦炭。奶奶做的红苕米花那可是一绝，独此一家，再无分号。

那时还有走乡串户做爆米花和“泡筒”的，扛着个“铁疙瘩”，吆喝着就进了村，找个平坦的地方，搬块石头当板凳，长长的白布筒子在“铁疙瘩”上一接，旁边立马围了一圈孩子。爆米花可以用大米，也可以用玉米粒，“泡筒”就只能用大米做。

作为家里的老么，除了新衣裳和美味的零食，我还会有父亲赶集带回来的小人书，那可是在所有小伙伴中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呢。

耍花灯是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全村人共同的大事。

早早的，村里的花灯队就忙碌起来。花灯队员得挑精明能干的。“笑头和尚”是整个队的核心人物，得有指挥、把控整个队伍的能力。“三花脸”得有说唱逗趣的本事，全场的气氛全靠他来调动。“孙猴子”不仅要爬杆高空夺球，还要平地连翻筋斗。“猪八戒”要高大威猛，得有股子憨劲，能把钉耙舞得密不透风，关键还要背得动态丰满的“么姑娘”。

“么姑娘”是族里的么爸扮的女装，面相倒还清秀，就是身材有些丰满，花衣裤一穿，头巾一裹，前边齐眉刘海，后面拖着相长的黑辫子，碎步一跺，腰一扭，兰花指一划，哄笑声立马响起全场。秧歌队主要是由妇女组成，个头、身材都要差不多。舞狮队和舞牛队得在桌子、板凳搭成的“山峰”上斗法，看谁先上“山顶”夺得绣球，然后从顶上一样一样地往下拆，先拆完桌凳落地者为胜。

腊月初八，花灯开场。开场一般都是选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家，然后就从一队开始，一家一家地往上走。村民家耍的花灯都较为简单，狮子队或者老牛队在“笑头和尚”的带领下，在

自打乡下新房落成，父亲的心就飞回去了。母亲拗不过他，早几天就买齐了要用的家伙，只等过年，我们送他回去。

一路上，母亲的话格外多。父亲在一旁应和着，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竟像孩子般相互鼓劲。车停在家门口，父亲第一个跳下去，大步流星地打开房门，那背影，像去会见一位久别的老友。

我的任务是煮饭。请了邻居二哥一家过来，热热闹闹围了一桌。柴火灶上炖着排骨，咕嘟咕嘟冒着香气；桌上摆着自贡冷吃兔和茂县牦牛肉，都是远方的味道和淳朴的情谊。二哥下厨炒了两样素菜，青翠欲滴的菠菜，被腊肉浸成鹅黄色的白菜。阳光下，杯盘碗盏碰得叮当响，乡邻的情谊，就在这烟火气里又厚了几分。

院子里，妹妹正忙着她的“大业”——种花。那些在城里娇养惯了的三角梅、扦插的月季和菊花，被她一株株小心翼翼地移栽到大地的怀抱里。她蹲在那儿，用手细细地培土，仿佛在安顿一个个远嫁的女儿。最有趣的是那群仙人球，大大小小的、奇形怪状的，从“孵化园”里移出来，

## 奶奶的年味

□ 苦 丁

院坝头耍耍，主家或放挂鞭炮，或发几包烟，家境稍好的封个红包，钱不多，讨个喜庆。

大年初一铁定了在学校操场，地势宽敞，摆得开阵势。腊月二十九晚上开始熬老鹰窝，大年三十吃年夜饭。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、不下地的，甚至不能打扫，不能吃药，不能动针线，不能打骂孩子，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。

天还未亮，父亲就会起床，吆喝起左邻右舍的青壮年一起去学校帮花灯队搭戏台。整个操场用石灰勾出界线，中间是戏台，边上是观众席。场中央是用桌椅板凳搭成的“斗法台”，那可是个细致活。旗杆顶上要绑上“寿桃”，“孙猴子”要摘下来献给观众里有福气的年长者。

十点左右，表演正式开始。先是“笑头和尚”念开场白，再是“三花脸”热场，之后“么姑娘”便率秧歌队出场了，旁边“猪八戒”扛着钉耙时不时扯扯“么姑娘”的衣袖，像个扭捏的小媳妇，引起大家一阵阵哄笑。

表演中，经常会有村民自告奋勇地上场说个笑话，唱首歌。到“孙猴子”摘仙桃、狮子队和老牛队“高山斗法”时，队员们会时不时做些惊险动作，甚至会故意出点小故障，将观众的心吊得七上八下，直到表演结束还意犹未尽地迟迟不想散场。

大年三十的前一天，哥哥和我的任务就是清扫房前屋后，甚至整个小院子路。路上细小的碎石和泥巴扫到两旁的地里，各种杂草和断枝残叶清理堆放到庭坝里，包括自留地里散乱的杂草也要清理，直到亮出葱绿的蒜苗和小葱，嫩黄的白菜，红彤彤的萝卜，屋里屋外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。

终于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，一大早全家人便起床了。奶奶是总指挥，母亲和姐姐做早饭，父亲去挑水，我和哥哥负责“熬老鹰窝”。

“老鹰窝”就是清扫出来的各种杂草和断枝残叶，里面堆放了一些大的柴火，便于燃烧。点燃的“老鹰窝”一般会燃烧到正月十五左右，中间会不断添放柴火进去，以保证“老鹰窝”不会熄灭。

“熬老鹰窝”的传说和燃放鞭炮是一样的。据说“年”不仅怕光、怕响，还怕火，它只要看到人家户里冒出烟，发着火光，就会吓得一溜烟跑了。为了赶走“年”，祈求来年生活风调雨顺、红红火火，人们不仅要在春节里燃放鞭炮、贴门神和春联，还要在院子里烧上一堆火。至于为什么叫“熬老鹰窝”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“老鹰窝”的实际功能当然不只是传说。农村春节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探亲访友，来的客人们在“老鹰窝”前团团围坐，或拉家常，或做针线活，联络感情，交流收获，也憧憬未来。

对于孩子来说，“老鹰窝”最重功用便是烧土豆和爆米花。土豆埋在柴火灰里，等到熟透的时候，外面烧焦的皮用竹片一刮，金黄色的外壳嚼起来清脆香甜，里面的肉则非常软糯，入口即化。玉米可以直接丢进柴灰里，听到“扑”的一声，玉米便爆开来，捡起来团在手心里一吹，柴灰便飞散开去，留下香糯的玉米花。还可以用两块石头加一片青瓦，搭成一个简易的小炒锅，下面烧上柴火，然后把玉米放在上面炒制。这种方法“哑米子”较多，爆出的玉米花也没有那么开和糯的。

我和哥哥忙着烧土豆和烤米花的时候，奶奶则率领着妈妈和姐姐忙着晚上的年夜饭。平时舍不得吃的各种吃食都搬了出来，有在火炉上面熏得黢黑的猪头和猪蹄，有炸在坛子里的排骨、猪肝和五花肉，还有水果糖、杂粮、饼干、核桃等各种零食。父亲、么爸和哥哥也正在忙活，他们要去为祖先们整理墓地，除杂草、挖“檐沟”、盖“瓦片”（在墓顶盖一层“纸钱”），还有烧香、跪拜，祈求祖宗保佑全家平安喜乐、来年风调雨顺。

## 归园

□ 马海燕

被安置在院前最显眼的地方。阳光照在它们毛茸茸、肉乎乎的身躯上，竟有几分憨态可掬，俨然成了院前最靓的一群“仔”。

妹夫接上长长的水管，哗哗的水流冲刷着水泥路面，洗去积年的灰尘，露出崭新的青灰色。水花溅起处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泥土被唤醒的湿润的气息。他顺道浇了刚种下的蔬菜和花草，水渗进土里，我仿佛听见泥土饱饱吮吮的声音，也听见那些沉睡的种子，正在黑暗里窃窃私语，商量着何时破土而出。

最忙活的要数父母了。父亲挥着锄头，在院前开出小小的一块地，刨出整齐的垄，弓着腰，一粒一粒地点下糯玉米的种子。那专注的神情，不像在播种，倒像在完成一件精密的艺术品。他

终于盼到了晚饭时候，所有菜和饭都上齐了，祭祖的仪式也开始了。平时放筷子的时候是平放，年三十这天的筷子却是直插在饭上。板凳上每个坐位要放一叠“纸钱”，这是请祖先们上座。摆放完成后，奶奶拿上一个干净的碗，里面有半碗清水，然后每一样菜夹一点放进去，称为“水饭”，是用来供奉祖先的。“水饭”准备好后，点上三支清香，全家人在供有祖先牌位的八仙桌前站好，由父亲带头上香、叩首，完毕后奶奶出门“泼水饭”、烧板凳上的“纸钱”，再放平插在饭碗上的筷子，仪式结束。

依照规矩，年夜饭得先奶奶坐下动筷子后，其他人再依次而坐开始吃饭。我经常是那个不守规矩的，还没上桌就先给祖宗们试了菜，惹得奶奶唠叨个没完。哥哥更是比我还调皮，有一年甚至趁大人不注意，从楼梯爬上堂屋上面的阁楼，站在八仙桌上面的位置往下撒尿，气得奶奶瞪着半裹的小脚，满院子追着哥哥跑得鸡飞狗跳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，老家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公路硬化了，自来水接到了每家每户，电话、网络也都通了，年轻人却都离开了故土，求学的毕业留在了城市，做生意的在城市买了房，嫁娶也都选择到离城市更近的地方，老家里就剩下老人们坚守着。

奶奶缠绵病榻多年，在我生女儿那年过世，甚至都没等到见我和哥哥最后一面。奶奶走后，我便再未有过那么热闹的充满期盼的春节，再没有吃到过粘米花糖、粘红苕米花和南瓜豆豉了。

## 成都诗稿

□ 邓 勇

### 青铜立人

鸭子河兴考古风，品评形制与青铜；尔曾抓握黄金杖，重见天时两手空。

### 草堂人日

如约而来万巷空，草堂今日复春风；浣花溪畔人潮涌，争读诗碑念杜公。

## 归家感怀

（外二题）

□ 唐雪元

岁序新更返故乡，湘云楚水韵悠长。慈亲白菜初抽蕊，姐夫鱈鱼醒酒汤。哥置华居添骏马，山茶待放映轩窗。邻叔团聚欢声里，祈我乡亲福满堂！

### 新岁围炉寄情

岁暮归心向东塘，驱驰千里意飞扬。围炉共话亲情暖，煮茗同斟雅韵长。庭外青松添瑞彩，门前灯笼映红光。他乡纵有繁华景，唯有此情最绵长。

### 晨归别母

湘川晓色破寒烟，辞楚归蜀路几千。慈母晨厨燃灶火，煎蛋柔面寄情绵。霜华悄染青丝鬓，岁月深雕瘦影肩。祈愿萱龄期百岁，长随膝下享天年。

又在坡上点了冬瓜，路边撒了丝瓜，院边脚下埋下贝贝南瓜。母亲也不闲着，等妹妹在院子边上撒下牛奶白菜、咖啡菜和羽衣甘蓝的种子后，一场关于“菜该种哪里，花该占多少地”“花吃不吃得”“庭院里种花种菜不可种庄稼”的温和争执终于尘埃落定。最终，花和菜，各自在泥土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如同这个家，每个人都在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处。

夕阳西斜，我们要回城了。父亲摆摆手，固执地要留下。他说，他要守着这个他最得意的作品，守着这房子，这院子，这刚播下种子的土地。这个前半生并不那么喜欢务农的人，如今竟爱上了劳作，铁了心要过他的田园日子。

车子驶上回程的路，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说：“你爸爸想把新房子看着，只要他高兴，怎么着都可以。”

我没有回头。但我知道，身后的暮色里，有一个人，正站在他亲手打造的家园中，守着他的土地，他的种子，他迟来的、却无比踏实的生活。那片土地，此刻正怀抱着所有种下的希望，在春风里，静静地，等着发芽。

因为坐在飞机的最后一排，一路的不舒适，飞机降落后，急于离开的同行者站起来向前迈了两步，恰好这一排的乘客也站起来往过道上挤，相互之间难免有点不高兴，前面一个大个子回头说，算了算了，都是出来开心的。

下了飞机在廊桥上，这个大个子对他的同伴说，刚才好像是你不对哦。

就这一句话，让我记住了他，在外人面前先息事宁人，自己人在一起的时候说自己人的不对。

机场外，在接待导游身边集合时，才发现我们是一个旅行团，用一句俗语来说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。

一路接触下来，才知道这个大个子姓夏，他们一起出来的有十六个人，他是召集人，看他跑上跑下，尽心尽力的样子，很是佩服，一打听才知道，他已经七十有五了，于是尊称他为夏大哥。

一大早，我又看见他从好几层电梯和大晒台之间冲出冲进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好奇地问他，夏大哥激动地说，我刚才在拍日出，觉得在顶楼拍摄的效果不好，就往下跑，跑了几楼楼层，拍的照片效果都不太好。

说起拍照片，夏大哥好像是他们那个“群”的专职摄影师。他们那个群，女同志多，对照相的效果要求高，经常要求夏大哥把照片当场拿给她们检查，不合自己审美要求的必须重拍。夏大哥态度极好，十分耐心。我说，老夏，你如果是在电影或电视剧组里，一定是“服化道”一肩挑了。

## 金顶的月亮

□ 刘友洪

经过十个多小时的跋涉，傍晚时分，我们终于登上了峨眉山金顶。在快活林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，走出大门，抬头一望，啊，好美丽的一弯明月。劳顿的身躯，顿时轻松了许多。

月光如一瀑银帘，倾泻而下。苍穹那么深邃，星星也活泛起来，围绕在明月身边。月光尽情地挥洒着，照在树木上，树影斑驳陆离；照在山脊上，线条优美朦胧；照在草丛里，蒿艾霜晨萎萎……远山近树，蒿艾和峰线，都在这月光下，如水墨画一般，韵味悠长。

十年前，朋友退休了，便邀我一同去泰国旅行。我退休闲着，而且还没坐过飞机，心里也痒痒的，如此好的机会出国放飞岂不可惜，于是就答应了。

我们早早的来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，离登机时间越来越接近，我的小心脏怦怦跳得厉害，还夹杂着丝丝局促紧张。像电影《陈奂生进城》里的陈奂生，我想象着登上飞机的感受，飞机飞上蓝天后，我放眼云海的情景；空姐仪态万方，把春风般温暖的微笑，揉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的情景……

过完安检，登机了，我仿佛迎来了人生的最高光时刻，激动得双脚打颤，一步一步踩着舷梯向机舱迈进，便看见一群身姿曼妙、面容桃花、腰如杨柳、婀娜多姿的机组女乘务员笑容可掬，向旅客行注目礼，弯腰鞠躬，声如夜莺般齐声说道：“欢迎乘坐本次航班！”声音柔软得让我感觉浑身骨头都要酥了，顿时，我挺了挺身，昂起头，一扫心里自卑感，在心里反复默念：我是上帝，我花钱消费就是上帝。入座后，一位空姐细心地教我如何系解安全带，她见我学会了，冲我莞尔一笑，我顿时有如沐春风之感。

终于盼来 take off 的时刻。飞机微微颤抖了一下，耳边响起飞机助跑滑翔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飞机就升到了千米高空。我双目贴近舷窗，鸟瞰大地，山川、河流、桥梁、密林、农舍、公路，有序地排列着，像分列式一样供我检阅。翘首上望，满眼是蓬松的云朵，朵朵小朵堆叠，宛如无垠的棉花田，纯净得晃眼。那些浮云，近看如硕大朵朵白蘑菇，目及远处那些云峰，又像是耸峙在眼前的一座座晶莹剔透的远古冰川。

天黑了，白云逐渐在眼前消失，此刻俯瞰大地，满目尽皆万家灯火，与近在眼

夏大哥的同行者十分骄傲地说，我们夏主任厉害得很呢。“我从进厂就认识夏主任，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。”老夏见我们不解的样子，轻描淡写地说，我退休前在厂里当过车间主任，我和他们都是同事。

正说着，老夏的电话响了。原来他们一起出来的有个同事感冒发烧，老夏一大早就她送到镇上的卫生所输液，并留了几个人照看她，现在输完了液体，让夏主任喊个滴滴送他们回酒店。

老夏啊老夏，你不是他们的主任，你是他们的夏妈妈啊。老夏说，我们厂以前在重庆合川，九五年的时候搬迁到成都十陵，后来又搬到了成都龙泉驿，虽然都退休了，但还住在一个小区的。大家几十年已经处成了兄弟姐妹，这份情谊是很难得的，大家都很珍惜。

“几十年的朋友，我们追求的就是快乐。”我顿时心生感动；夏大哥，希望你一直追着太阳跑，一直带着你的同事和朋友追求快乐。

既不同于繁华都市，也不同于无垠平原，这月光，远比它们清幽、透亮。在这离天更近的地方，月光那么柔美，放眼望去，就好似被磁力吸住，目光久久不愿移开，以致把月亮上的图案都看了个清清楚楚。心里多么希望自己能生出一对翅膀，扑腾几下飞到月亮之上，与吴刚和嫦娥撞个满怀。

月光好像能穿透万物，敞亮人的心扉。耸立在金顶的金堂银殿、十面普贤，都随着这月光，给前来朝拜的人们最温情的拥抱。月儿，你又追逐西去的太阳，在经历万般磨难之后，让它重获新生，当一轮红日从天边升起，瑰丽而壮观的“日出”，便博得早起的人们兴奋的呐喊与掌声，而你，却已悄悄地躲到了山的另一边。

月儿，你在无边的黑夜里，忍受着风雪的砥砺，翻卷着寒冷的波涛，在光明来临之时，让“云海”从舍身崖、金刚嘴边呼啸而过，而你，却隐姓埋名，独守寂寞！

月儿，你祈求世间的绝美长留此地，开花生根，为此，你愿受五百年风吹，五百年雨打，当“佛光”呈现于万仞绝壁，而你，只是一个习惯了花开花落、云开云散的匆匆过客……

啊，金顶的月亮，如此纯净。

前如钻石宝光般闪烁的满天星辰交相辉映，天上一地都如银河一样。

“旅客们，我们的飞机正飞越在南海深蓝的云端，已平稳进入巡航阶段，高度约1 7000 米（相当于万英尺），速度每小时数百公里，电子设备处于飞行模式。请大家不要解开安全带，我们全体机组人员祝大家旅行愉快，拥有一个美好浪漫的泰国之旅！”约莫一个小时，舱内飘来直抵心灵的播音。

坐久了，我双腿感觉有点麻木，我就伸了伸懒腰，这些细微动作引起了一位空姐的注意，她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：“请问先生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我竭诚为您服务！”我心里有些慌乱，怀疑耳朵听错了，为了不失礼貌，我对空姐微笑道：“姑娘，你服务态度真好，谢谢！我从不出门旅游，一出门就出国门！”此言一出，身边的几个旅客忍俊不禁，笑出了声。那位空姐却没有嘲笑我，依旧非常亲切，她宛如一个天使定格在我这个旅客的心中。

第一次坐飞机，让我感到幸福而奇妙，机组乘务员的优质服务态度成了我生命里的一道光，像冬阳抚慰我褶皱的心灵，温暖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我，如同一坛越品越醇的陈年老酒。

## 追着太阳跑的人

□ 刘蓬莱

## 第一次坐飞机

□ 毛 进